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四至一百七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謄録監生臣李如梓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四　淳熙玉堂雜記上

宋　周必大　撰

錢文僖公惟演金坡遺事舊云䝉學士六人遇聖節共率百二十緡寺中設齋令送五十千與樞密使同開道場前一日赴宴當時所記如此近歲樞密滿散聖節及貢院賜宴則學士待制皆與而無送錢故事又六參隨樞密班先入止是再拜不舞蹈并遇宣麻不

往皆内朝故事也

金坡遺事又云壓節唐時惟六學士及二使（謂中官樞密使）赴

待詔雖發書（闕）亦不與坐又云本朝淳化五年十月

上賦詩一首令待詔吳郢張用和齎以示學士張洎

錢若水又李昌武宗諤翰苑雜記學士初授中謝前

一日待詔一名至私第宣名入院聽口宣舞蹈訖揖

待詔上階相見具酒果迎待即以事例物并書致於

待詔前熈寧間司馬文正公日記云初除學士待詔李

堯卿宣名設香案褥位於庭望闕堯卿稱有勑光再拜堯卿口宣云云光每句應喏畢再拜舞蹈又再拜升階與待詔坐啜茶蓋中朝舊典也今學士院有待詔四人或右選或白身子為學士忠詡郎錢滋來宣名大畧如李馬二公所記而無對揖茶酒之禮例支十千辭云自來虛唱不敢受予强予之常曰學士入院坐堂上朱衣吏初賛唱東院録事某人以下躬喏訖又唱云各祇候次賛唱西院某人以下亦如之最

後平賛云待詔既不名亦不喝各祗候則待詔與院吏固亦有間若平居則視之全與吏等無由待以茶酒豈將命時不欲吏之耶抑祖宗時所遣或翰林他局之待詔耶然唐制發書闕赴聖節禮已厚矣

李仁甫燾續通鑑長編開寶二年太祖命李昉盧多遜直學士院昉前在翰林堂吏因事至者每拜堂下事已即遣未嘗與坐至是拜堂上更展叙中外無復甚日之禮昉愕然詢同列則云數年矣司馬文正公曰

記云熈寧二年五月癸巳鎖院以奉安仁宗御容禮成德音降西京囚杖以下放是日丞相出中書提點魏孝先以下入院授以參政趙抃所封御前札子茶湯虗閣御藥劉有方來茶湯館于門闕復謁御厨翰林設食致酒果黄昏進首尾詞内批依此修寫四鼓起讀點句攢點進入明日丞相退朝宣訖開院淳熈三年十一月八日某被宣草十二日冬祀赦黄昏方至院御藥持御封中書門下省闕狀來繫𧾷奚迎于中

門内侍一員俱升廳御藥先以闕狀授監門共茶湯訖先送御藥出院復與監門升廳受闕狀付吏叉點湯送監門下階館之門塾而不報謁既熟狀自内出非參政所封故提點官不來惟中書下省刑房録事尚書省刑房主事各一人穿闕同至仍舊繫鞵見之不迎不送不設茶湯而退守當四人貼房十數人旅揖揩下與文正公所記多不同至六年九月十二日復被宣草明堂赦御藥張安中監門梁襄相見如儀

惟錄事沈棟主事李師文茶而不湯院吏云前不設
茶誤也守當官等不復廷揖所謂酒饌之賜今皆無
之詰朝奏知先出而吏卒輩皆俟三日後宣赦訖乃
得歸
太上初遜位上尊號時陳丞相康伯當國集議定命學
士洪景嚴遵撰議文然後降詔某時任察官心知其
非而無由改乾道六年郊祀禮成加上尊號某在翰
苑始引唐故事乞上帥羣臣過宫表請既允然後降

詔國朝止有人主上母后尊號故册文稱嗣皇帝靖康上教王道君之號徐丞相處仁巳命汪彦章藻代作册文會有疆事不及禮行紹興三十二年初上徳壽尊號乃承例用嗣皇帝乾道六年上旣表加乞上尊號而院吏寫表亦稱嗣皇帝私謂未安謹按唐明皇傳位後顔真卿議肅宗不當于宗廟稱嗣皇帝况親奉表徳壽乎以白虞丞相允文丞相難之必令尋例某思建炎以後遇節朔遥拜徽宗表是時翰苑多

名士必不誤用乃督吏搜舊牘明日果得表本一册
止稱皇帝又按韓文順宗實錄載憲宗上順宗尊號
册文亦稱皇帝臣某此最可據其議遂定是歲初議
于太上皇帝尊號中加應天體道四字皇后加慈仁
二字某草詔云太上皇帝與天同大體道之宗太上
皇后如月之明以慈為寶蓋取文意之順耳將宣布
而議者謂天聖二年賜太宗女申國大長公主謚曰
慈明當避於是改用明慈二字宰執云詔書先明而

後慈殆默定也
某與同直院鄭仲益聞既分草皇帝請加上太上皇帝
皇后尊號箋表諸公謂太上皇帝自當荅誥頗疑皇
后難於措辭某請以意共為荅誥文意所及總言父
母以該之而不稱子吾之類遂草以進上甚以為然
凡兩荅誥皆某所草也
上於文字尤欲得體一覽便見是非某草太上辭尊號
第一誥其末云怡神閑居何力之有上曰此雖道太

上語畢竟自此起草送去何力之句不能無嫌某遂改作無累於物蓋上用意至到如此

淳熙二年六月禮部太常寺申來年太上皇帝當慶七十欲將國朝加上尊號并上壽典禮參酌比附先次討論壬申有旨恭依七月乙酉侍從禮官等就都堂議加性仁立德至神無為八字而皇后再加二字為齊明廣慈後兩日禮部趙侍郎雄謂無為二字與太上字相連頗涉語忌請改為明武煥文其後又嘗作

無為至神又作成武煥文逮癸卯乃定用性仁立德無為全美參政龔實之茂良而下尚不以為然葉丞相衡既主之衆莫能奪八月直院胡長文元質罷丁卯上自用某再直已擬詔草會九月乙未葉丞相罷龔參首招予及學士王季海淮共議然後定為性仁誠德經武緯文遂草宣布詔其頌太上皇帝云以德行仁本性誠之固有修文偃武合經緯之自然太上皇后云月齊日以得天而能久照坤順乾而配地是

以廣生上再三稱奬謂數句用經語該括明俗非卿不能為真大手筆也

大禮降御札既云札示則當親筆付外近歲同常詔從院吏寫本行出未知中朝舊事如何乾道九年六月七日宣當直學士草南郊御札三更進草其間云乾清坤夷振四方之綱紀星輝海潤兆百世之本支王巵每奉于親闈瑞節歲交于鄰境上改作豊邑屢豊戎軒載戢崇禮樂而四達嘉風俗而再淳玉巵每奉

于親闈美化遂刑于海宇仍批云可改簽抹者五句
意不近于郊祀其欲得體大率如此
淳熙六年三月丁卯詔今歲郊祀以例約束省費旋有
旨未令行出下禮部太常寺議明堂大禮初李仁甫
主此說于前郊嘗經集議會近習楊言壽博極群書
却不曾讀孝經乃不果行至是某以禮部尚書兼翰
林學士與諸儒議曰周公雖攝政而主祭則成王王
方幼冲故周公參稽古制嚴事于明堂其曰嚴父者

措周公能推本武王之志追尊文王之功非謂自王其祭祀也衆以爲然遂奏臣等竊覩傳載黄帝拜祀上帝於明堂虞祀五帝於五府歷時既久其詳莫得而聞至禮記始載明堂位一篇言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内之公侯伯子男外之蠻夷戎狄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孟子亦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之樂夏至方丘之樂宗廟九變之樂三者皆大祭祀惟不及明堂豈

非明堂者布政會朝之地成王時常于此歌我將之頌宗祀其祖文王乎後暨漢唐雖有沿革至于祀帝而配以祖宗多由義起未始執一本朝仁宗皇祐中破諸儒異同之論即大慶殿行親享之禮並侑祖宗從以百神前期朝獻景靈宮享太廟一如郊祀之制太上皇帝中興斟酌家法舉行於紹興之初亦在殿庭蓋得聖經之遺意且國家大祀有四春祈穀夏雩祀秋明堂冬郊祀是也陛下即位以來固嘗一講祈

穀四郊冬祀惟合宮雩壇之祀猶未親行今若特舉
秋享于義爲允臣等謹據已行典禮及前代賀循本
朝名儒李太伯范鎭明堂嚴祖說并治平中呂誨司
馬光等集議近歲李燾奏劄具錄以聞乙亥有旨從
之九月上辛以顯肅后忌前改用仲辛行禮辛酉當
受誓戒前一日上語宰執足指瘡腫恐妨拜跪欲展
季辛又值顯恭后忌如何宰執奏天地尊后忌畢遂
降旨用二十六日某按漢武帝太初太始正和中屢

祀明堂不專用辛方請別卜日詰朝上忽遣中使
諭旨都堂夜來數槳足瘡良愈不必改日但已展誓
戒之期若再降旨不張皇否趙相奏此却無妨遂以
是日午時集官受誓戒丙寅大雨丁卯鎖院草赦戊
辰百執事冒雨入麗正門過後殿請皇帝致齋巳巳
上乘逍遥車朝獻景靈宫入太廟齋宿四日之間雨
晝夜傾注通衢殆如溪澗有旨來早不乘玉輅止用
逍遥車徑入北門趨文德殿致齋朝服導駕官倶改

常服一應儀仗排立人並放趙相為大禮使密旨有

司未得放散黄昏後雨驟止夜分内侍李思恭傳旨

御史臺閤門大常寺仍舊乘玉輅應合行事件疾速

施行庚午昧爽駕來登輅某執綏上喜曰且得晴霽

辛未行禮月色如晝上拜起不倦以迄于成黎明登

樓肆赦簪花過德壽宫人情熙然赦書乃某視草其

間云惟周成宗祀洛中陟配于文王惟漢武合祠汶

上推嚴于高帝皆用親郊之禮且殫尊祖之誠於鑾

本朝若稽前代假經路寢有皇祐之彛儀徧秩羣神有紹興之近制不愆於素可舉而行蓋欲明著古禮以示來世也後數日加恩羣臣某復草趙相制云祼將太宫霡潦驟霽陟恪大寢月華正中又云鎮定大事如彦博之恢宏貫通羣經如宋庠之博洽皆紀一時之事且以仁宗初行明堂二公實為相也

大禮赦條乃六部諸司條具上省省中類聚取旨訖即進熟狀降付學士院草赦文本院并首尾詞大書進

入其間多云當議將上取旨蓋有司擬申如此既經
畫旨行赦便是處分不應仍舊用當議二字某為學
士諭令削去院吏持不敢遂親以筆塗之
大禮上乘玉輅牽命翰林學士執綏備顧問近歲多闕
正員臨時選差他官與五使同降旨淳熙丙申南郊
巳亥明堂某再為之按京師用唐顯慶輅嘗以登封
其安固可知元豐改造巳不能及今乃紹興癸亥歲
所製上自太廟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至輅後由木

陛以登惟留御藥二官者侍立執綏官先從傍用小梯攀緣而上衛士以絲繩圍腰繫于箱柱輅行頗揺兀宸几亦覺危坐云

大禮後上御樓揭鷄竿肆赦皇太子及文武百僚拜舞于下惟樞密使翰林學士相對侍立樓上丙申巳亥某因扈從登麗正門望濤江形勢環抱極壯觀也

乾道七年四月甲子詔皇太子判臨安府用至道故事也或謂當以大中大夫為判官通領府事恐名稱未

正遂議改尹而以侍從為少尹餘判推官用卿監郎官丁卯將鎖院降麻或又疑宣麻給告非待儲貳之禮已巳後省官禮官會議于史院檢照唐太宗征遼命太子監國及文帝命太子受諸司啓事或詔或制視麻為重可以作則上然之庚午偶當日被宣𦫿紫薇成大先以侍講遞宿聞報遽出薄暮至玉堂御藥李（忘其名）持御封御筆皇太子某宜領臨安尹可依此降制三鼓進草因奏此制書既不給告則當付有司

施行竊恐皇太子別無被受欲依此来詔書體式略換首尾書寫一通降付皇太子令擬定格式進呈如賜俞允乞速批降付下御筆批依辛未遂告大廷惟此稀濶盛典遭以史官備討論詞臣參潤色復得宸翰寶藏于家豈非儒生之榮遇乎

答皇子詔用卿字非是前輩知體則不然其他或女或王或公皆當有別

翰苑歲進春端帖子如大内多及時事太上則咏遊幸

之類某常自德壽宮後偶趨傳法寺望見一樓巍然
朝士云太上名之曰聚遠而自題其額仍大書東坡
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閒人之詩于屏間有
靈隱寺冷泉亭臨安絕景去城既遠難于頻幸乃即
宮中鑿大池續竹筒數里引西湖水注之其上疊石
為山象飛來峯宛然天成某作端午帖子云聚遠樓
頭面面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由到真是
瑶臺第一重蓋謂此也前後頗聞禁籞大略併記于

下宮中分四地分隨時遊覽東地分香遠梅堂清深竹堂月臺梅坡松菊三徑菊芙蓉竹清妍酴醿清新木犀芙蓉岡南地分載忻大堂御宴處忻欣古柏太湖石射廳臨賦荷花山子燦錦金林檎至樂池上半丈紅郁李清曠木犀瀉碧養金魚處西則冷泉古梅文杏館靜樂牡丹浣溪大樓子海棠壯則絳華羅木亭旱船俯翠茅亭春桃盤松其詳不可得而知也嘗見御製盤松贊墨本云天錫瑞木得自嶔岑枝蟠數萬幹不倍尋怒騰龍勢靜奏琴音凌寒鬱茂當暑陰

森封以朕壤邇以碧潯越千萬年以慰我心碑在宮
中又汪季路逵得御製祭土地文搨真蹟寶藏之其
文云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十一月日太上皇帝遣
具階張宗尹特設牲牢旨酒珍果香花致祭于本宮
土地之神神有百職職各不同典司草木土示是供
我游湖園乃獲奇松植之禁苑百態千容婆娑偃蓋
夭矯騰龍翠色凝露清音舞風酔吟閑適予情所鍾
壅培封殖久或力窮烏鳥外擾蟻蠹內攻神其勦絶

勿使能終精邪竊據盜斧遣逢神其呵逐勿使遺蹤常令勁質坐閱隆冬堅踰五柞弱異雙桐歷千萬年鬱鬱葱葱牲牢告酒嗣録汝功尚饗

歐陽文忠公學士院草録世已不傳近歲有玉堂集云是李漢老邴編類亦差訛非全書其中却載皇太子府春端帖子蓋政和宣和間所供今東宮乃闕此欲引例爲請緣無善本可據且當時不曰宮而曰府遂止安中内制一例曰閣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四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五

淳熙玉堂雜記中

宋 周必大 撰

乾道七年十二月辛酉有旨僕射之名不正欲採周漢舊制改左右丞相令有司討論某時為禮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又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脩撰皆當與聞會衆議不齊而虞丞相亦謂同壮人官制遷延至明年正月戊寅僅條具歷代宰相官稱中尚書省禁

中即聞之明日遣中使王忘其名來問緩故某以實奏二月癸卯得御筆云尚書右左僕射可依漢制改作左右丞相學士院降詔登時具草封入乙巳付外施行庚午從駕過德壽宮既歸得旨赴東華門祗候宣引日巳晡聞有內宴小黄門出云恐改日引然不敢退酉後忽宣入選德殿起居畢上微被酒袖出親札云比來一二大臣同心輔政夙夜匪懈漸革苟且之風以副綜覈之意深可嘉尚今因除授宜示褒典虞

允文可特進左丞相梁克家可正奉大夫右丞相御前設小案用牙尺壓蠲紙一幅傍有漆匣小歙硯真筆墨於玉格某鞠躬書除目進呈訖奏曰拜相轉官前例固不一今並命而或三或四更取聖裁上曰以其協心故褒進之然特進一官即少保所以允文三官又問兼樞密使否上曰今樞密亦非古先改丞相稱呼將來别理會且帶可也又奏所領書局上曰卿自理會賜坐奏問既改左右相其序位如何上曰欲

升在三少之上三公之下逮閣請起宣坐賜茶飲訖再拜而退御藥李彦真同自複道秉燭鎖院葢上意欲其容故不用尋常宣召之禮金蓮故事今庶幾焉凡鎖院御藥監門中官各一員御藥留宿其廳鎖赦或先去恐是大禮別有職事昧爽再相見以小字制書本授之送至中門先所鑰入内即復扃院俟朝退宣麻訖學士乃得歸時虞公獨相梁為叅政聞班列中但謂改易相名及雙制出愕然咸疑學士多轉右相一官有所抑

揚不敢辨也按祖宗時命相多以舊官其後往往遷

秩近歲勅局脩三省法乃著令轉三官玆豈當立法

乎

乾道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午後快行家傳旨下學士院

取從官為四川宣撫使體例蓋是時叅知政事王公

明炎在蜀三年屢求歸宰相薦吏部侍郎王能甫之

奇為代故來索例某令回奏云降麻官方屬本院侍

從當問三省既暮忽宣鎖至院已秉燭中使出御封

御筆乃王炎除樞密使依舊四川宣撫使其密如此

吏寫熟狀依例不轉官但加食邑某方草制未暇細

思既得筆依奏方省其誤自寫奏云本朝改官制後

以大中大夫為宰相官當時改樞密使為知院事中

興以來既復置使首用舊弼故恩數多視宰相未有

以中大夫充者昨汪澈先是通議大夫虞允文大中

大夫故不轉官今王炎是中大夫竊慮合轉左大中

大夫仍加封邑庶協近制筆批依所近三鼓批墨尚

濕

某初直院見批答臣僚章表皆大書其後不過三兩行

表紙盡則接以諂紙數幅文盡乃止然表紙高諂紙

矮參差不等閤之掌故並無依據心每疑之其後偏

於執政故家求承平時舊本偶得仁宗皇祐閤荅孫

威敏公沔求免副樞表則所接之紙高低相若淳熙

乙未再叨寓直閏九月十二日因李參彥頴王樞淮

斷章批荅即具奏照皇祐體式于表後用一等紙書

寫進呈仍乞今後准此施行御筆批依遂為定制

宰執及親王使相太尉生日天章閣排辦牲餼預申學士院撰詔書及寫賜目一紙各請御寶（詔用書詔之寶賜用錫賜之寶）前一日差内侍持賜其詔例畫撰進之日謂如正月旦生文意必叙歲首而所畫日則是去臘殊不相應某為直院奏乞不拘進詔早晚但寔畫生日于後得旨從之遂定為制祖宗時牲餼外又錫器幣往往就差子弟姻戚持賜欲其省費也過江惟牲餼耳米

麴本色羊準價皆取之有司酒則臨安醞造臨時加以黄封拜賜訖與使者同升廳搢笏展讀就坐茶湯書送錢十五千從人三千天章閣使臣庫子快行錢酒各有差

淳熙三年八月庚辰德壽宫遣大璫張去為至都堂傳旨立翟貴妃為今上皇后明日午後執政奏事皇后歸姓謝氏乙酉晚快行家来宣鎻院是日侍講刑部侍郎程泰之已宿直呼馮而出予至内前遇與之遇

奏之揚鞭云留詩案上矣酉時自東華門入對選德

殿上曰太上有旨立謝后命卿草制某奏合畧及歸

姓否上曰不如此四方何由知明言幼隨乳母可也

宣坐賜茶訖御藥王濛同入院二鼓後進草畢吏呈

奏之詩云抖擻身章却冐塵褭蹏顧影也逶迤鑾坡

寓宿非其地蓮燭搖文自有真守直由来同古語位

高兼復見令人迎潮有諾無輕奭李老當年不諉負

謂賜金也予次韻戲之云天街並踏軟紅塵飛鞚交

馳駭徼巡椒殿敢期當相制槐庭元擬用儒真初謂年兄入相鎮院鸞方偶免冬遁手遊市深慙旦擐人禮絕同僚應有日重霑潤筆乃無貿謂相制亦賜金也先是七月十九日六曹長貳六人往浙江亭觀潮泰之在焉惟予以内直不赴晡時大雷雨走筆戲蔡子平洸云雷轟萬鼓勒潮回無復亭前雪作堆應為尚書慳且涴盲風恠雨一時來迎潮輕褻之語指此

淳熙三年八月乙未都堂名議賜交趾來年曆日詔書

予謂李天祚去冬已蒙龍翰未經封拜欲作安南國王嗣子龍翰執政然之先是予以兵部職事條具天祚贈典援故事其王初立即封交趾郡王久之進南平王死則贈侍中南越王上以天祚自紹興丁巳嗣位今四十年淳熙元年二月又自南平王特封安南國王故欲厚其禮予請仍贈侍中追封南越國王詔可以安南為國蓋留丞相之失間奏章行移舊止稱安南道加封之後浸自尊大文書稱國不復可改丁

酉三月二十四日制授龍𩆐靜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實食封一千戶仍賜推誠順化功臣子遼當制其云即樂國以肇封既從世襲極真王而錫命何待次升蓋言不封郡王也交州在唐為安南都護府本朝太宗時黎氏奪丁璿節度大中祥符三年李公蘊復篡之傳子德政至孫日尊嘗稱帝改元日尊卒乾德嗣卒陽煥嗣卒天祚嗣卒龍𩆐嗣生數歲

矣制云乃眷一邦兹傳七世自公緼言之也其名曰
日曰乾曰陽曰龍皆有借上之意然表章字如蠅頭
幾不可辨玉音每嘉其恭順云
淳熙三年九月二十五日鎻院付下中書門下省熟狀
趙伯圭除使相提舉洞霄宫某奏按故事宗室戚里
或前宰執帯節度使多充宫觀使若至使相自領使
無疑昨史浩以使相提舉宫觀者誤也恐自此遂以
為例今具士樽錢忱等例皆是以史相充宫觀使在

外任便居住者合取旨改正一更四點進入五點上

批可依士樽等體例除宫觀使

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御封付下叅知政事錢良臣辭

免監修國史日歴所劄子降詔不允某因奏自来宰

執兼領尚局多是内尚書省批出局名既至朝廷降

勅合行寫正而省吏止奉行内批宰執亦隨勅黄繋

銜差誤日久今因荅詔輙具言之國史日歴者書名

也曰所者官司也今大臣合監修日歴却添一所字

似監修造作之官又如勅令所從官詳定宰執提舉
今却云提舉勅令所此何理也以至國史院會要玉
牒皆為一律合行改正止以為允其後或是或否復
混淆矣
丁酉九月丙辰宣名侍讀史少保浩錫宴澄碧殿抵暮
送以金蓮燭宿玉堂直廬上命作詩叙此會史進古
詩三十韻云季秋中澣日淳熙隆四禩朝回攬轡間
中使俄傳旨少頃日轉申宣名陪燕喜預令歸玉堂

深夜脩棲止悚懼跽承命鳴騶亟穿市絳闕覲皇居
霏褈常靡靡入自東華門熊羆森爪士詔許乘肩輿
安徐無跛倚復古距選德相望幾數里脩廊接雲漢
岧嶤爍珠蘂中逵敞金扉恍若遊壺裏郡山擁蒼璧
四顧環弱水山既日夕佳水亦湛無滓氷簾映綺疏
瓊殿中央峙澄碧耀宸奎龍神爭守視蹈舞上丹梯
天威不違咫奉觴祈萬壽時蒙一啟齒餘波丐罍腹
酒行不知幾徘徊下瑶席緩步煩玉趾從遊至清激

錫坐談名理泉聲韻瑟琴一洗筝笛耳皇云萬幾暇
覲書每來此論道及帝王直欲齊其軌堯舜禹湯文
前身無乃是臣言非猷䀹道實由心起既然明是心
要在力行爾登橋醻餘鑿飲興未容已金蓮引雙燭
再拜離階戺玉音寵諭臣此會宜有紀歸途感恩榮
占鳯忘㪍㪕上御製俯同其韻云揖遜荷帝堯寅恭
五元禩治道貴清靜聖言有深旨誰歌元首明自得
股肱喜躋民期仁壽詎肯中道止力農樂彼田坐貫

安於市歲行閱豐登國論銷委靡予力初何能濟濟賴多士矧予有元老中立而不倚居東逾三年不遠來千里未遂赤松遊輙誦青琅𤣱皓首持六經日侍明光裏翼乎鴻遇風縱矣魚在水儒行絕瑕疵道心無塵滓挺挺松栢姿巉巉山岳峙予惟日萬幾至仁同一視西成錫小宴促坐才尺咫湛露愧歌周置酒非封齒歸美見覦詩如卿能有幾眷言澄碧行勝賞得迂趾亦屢引公卿對此譚政理虛心欲愛人忠言資逆耳朕濟天下肥

至樂無易此頗念文武疆六合尚殊軌東都會諸侯宣王昔于是期爾罄嘉謀使我勲業起勿以方燕𫖯所書聊復爾巵酒正須醻話言未能已都護萬年觴何當至庭𢀥文章耆老手直筆中興紀載嘉燮鑠翁焉得辭亂敭逮十一月壬寅輪當内直申時二刻宣召至清華閣上曰學士宴見無時最為親近朕和史浩詩待録示卿可和以進此學士職也又云卿想不甚飲比賜宴時見卿面赤却至誠不辭既退中使李肅傳旨賜詩本并戊戌小春荼

二十鍔葉世英墨五團以代賜酒世英御前墨工也

恭進和篇云粤從三代還歲月過千禩時豈無賢君

道未契宸旨陛下屢語臣三代而下人君皆不知道煌煌唐太宗勲業

在所喜慇攘既掃除蠻貊畢至止循良布郡邑恵政

寛獄市忠賢儼班聯切諫梲浮靡闢輔羅府兵岩穴

聘奇士民生霞盂安國勢泰山倚皇心期過之風下

九萬里忠厚培本根文物燦華藥淳熈視正觀何啻

相表裏屬車尚濤江列障隔淮水蠢兹獯鬻氏作我

太清滓坐令營屯衆久費糗粮峙中原厭狼貪諸將
空虎視安得貫砮楛来貢尺有咫六合混一家耕桑
盛生齒願言講治道先務當有幾欲仁斯仁至患在
未舉趾而况前史中遺事可尋理衛英𠆤與牙王魏
目兼耳處中賴房杜虛受忘彼此不間國兴政但見
車同軌孰云古道難僉曰令王是寸陰聖所競盛德
日方起舞干格三苗其效七旬爾軻稱仁無敵傳謂
禮可已東甿及壯女看即朝王祀南山竹易殫陛下

功難紀儒館漫獻歌將奈詞之骰是日奏事畢問陛下命臨安府開文海有諸上曰然奏云文選之後有文粹已遠不及所謂文海乃近時江鈿編類殊無倫理書坊刊行可也今降旨校正刻板事體則重恐難傳後莫若委館閣官銓釋本朝文章成一代之書上大以為然曰卿可理會奏乞委館職上曰待差一兩人其後遂付呂伯恭祖謙既成上問何以為名某乞賜名皇朝文鑑上曰善又降旨令某作序亦既進呈

將刻板會有近臣密啟云所載臣僚章疏毀及祖宗政事遂不果刻今幸其書士大夫或傳之

淳熙五年閏六月十二日鎻院付到熟狀皇子魏王自荆南集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行江陵尹判明州改成德彰信軍節度使行荆州牧某奏彰信是曾州徽宗曾為節度使即位後升興仁府又親王帶牧合隨本鎮今成德軍即眞定府却帶荆州牧非是上批別擬大鎮進入選㸃更具本鎮帶牧故事來某又

奏去夏魏王除荆南節度使江陵尹誤犯端拱中真宗除授昔政和中已失檢舉今因改鎮不敢不審兩鎮合帶兩牧仍隨本鎮併於實錄中檢故事以進

夏夜甚短奏入已三鼓至四鼓未批出只於兩鎮上就本鎮止帶一牧某遂擬永興成徳軍節度使雍州牧進入頃之點定然後進草禁中未就寢以待禁中四鼓乃在外三鼓

故事食邑千户以上封侯若拜相雖舊爵卑食邑少亦

經封侯蓋五等伯子男用縣名至侯則升郡當降旨時未知所封何郡第云進封開國侯而已秦丞相檜後初拜沈守約諱左相万俟元忠禼右相沈爵歸安縣万俟陽武縣各從其鄉也既相合升郡侯而學士院遂進沈為歸安郡万俟陽武郡初非郡名其誤甚矣當時偶不知改久之因進書轉官方能釐正至今遇恩升郡臣僚院吏及吏部尚復差舛謂如原係吳興縣開國伯則合云進封吳興郡開國侯却云吳興

郡進封開國侯殊無義理予每為正之

北門掌内制西掖掌外制是為兩制又著令自觀文殿

大學士至敷文閣待制為侍從官朝廷或詔近臣舉

賢議事多云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尚書省侍郎以上

而别言御史中丞學士待制乃為詳備近世相承通

稱侍從固已疑混若泛言兩制則非矣

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公思退以禮部侍郎同

知貢舉時百官多闕大抵一人兼數職凡進士出身

皆入試閤獨留監察御史王公綸蓋偹折號也內制
既闕官遂降㫖暫權遣草劉婉儀進位貴妃制太上
稱其有典誥體潤筆殆萬緡賜硯尤奇秦丞相不樂
遣論列而去秦薨名還掌內外制知樞密院事再相
而病除大資政留守金陵即其鄉也未第時凡弟就
食府庠至是人以為榮尋卒官子在西掖嘗草其致
仕制云少則歌鹿鳴而薦于鄉老則釋麟符而居其
里考昔人而或有在近歲以幾希贈官制云古所謂

鄉先生者沒則祭于社而後世良二千石民亦嘗奉之爾于二者蓋兼之矣皆紀實也

故事正除六曹侍郎及雜學士以上遇辭免皆降詔不允給舍并權侍郎則否紹興二十七年六月戶部王侍郎師心辭給事亦降不允詔書蓋舊官答詔也是歲九月權禮部賀侍郎允中除給事中辭免亦降詔乃誤襲王例非故事也三十年正月權工部王侍郎晞亮遷夕拜不復降詔得之矣明年九月權禮部

金侍郎安節亦遣夕拜又誤降詔自後往往無定論

院官隨事申明改正爲善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五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六 淳熙玉堂雜記下

宋 周必大 撰

諮報見於金坡遺事元豐元年八月丙申亦詔于尚書省樞密院用諮報至今守之其制首題學士院諮報尚書省或中書門下樞密院次入詞云云末云右謹具諮報某省伏候裁旨後題年月學士押字雖中閒權臣用事官失其職獨此不廢又三省密院於百司

例用劄付惟學士院云劄送他官司得省劄必前連
片紙書所受日月乃敢押字惟學士院徑判押其首
又吏魁有録事曹掾曰房皆稍擬中書尊内庭也
祖宗時内制多避兩府親嫌亦有不許避者蘇文忠公
之於弟文定公是也然終不自安乞郡而去紹興初
范元長沖除學士以趙丞相鼎姻家特復置侍讀學
士以處之及秦丞相檜當國凡梓實為學士子熺繼
為學士承旨亦嘗為禮部侍郎雖並緣元祐故事其

實非也

國初凡為學士官至八座已罷職或再來直院神宗改官制後中丞并權六曹尚書若兼內制亦止云直學士舒亶等是也中興初詹乂已為龍圖學士猶曰權直院其他如正侍郎已下多帶兼權汪藻等是也厥後程克俊林待聘楊愿等初以給舍兼權稍久乃落權字以為恩數至正尚書則帶兼權學士胡交修等是也乾道三年洪景盧邁奏請自庶官遷侍從便落

權字正兼直院故先以起居郎權直院遷中書舍人即落權字庚寅秋予以少蓬兼權直院明年正除權禮部侍郎吏引近制申明合正爲直院予固抑之熙權如故翰長王日嚴曮亦不復問其後王季海淮以太常少卿兼權直院既除三字即徑落權遂爲定例淳熙五年十二月某自翰林遷禮書乃正兼學士蓋上以所兼之官在正官下者皆不帶權非舊例也六年十一月遷吏書又升兼學士承旨且有內批付院

云天官事繁今後非特旨撰述其餘並免
上自登極至今將二十年正除翰苑纔七八人皆登二
府惟王日嚴以年踰七十除端明殿學士而去
乾道癸巳留丞相懐鄭叅政聞張樞密說在二府或薦
新改官正字崔大雅興詩入内庭以其資錢乃創翰
林權直之名月俸減學士直院三之一自學士承旨至庶官兼權
直院者俸給一等院中餐錢不減明年冬以父憂去尋丁母
憂戊戌秋服闋復名為翰院編修官史丞相浩當國

下史院討論兼職名稱遂改為學士院權直葢以翰林乃内諸司總名難專指學士院也

淳熙六年明堂大禮崔大雅已遷著作權直如故糧料院止隨其官幇支賜二十疋兩大雅以狀申秘書省省申朝廷趙丞相雄將上取旨遂用月俸例支學士三之二

祖宗試文多在學士院近歲惟試館職耳既得省劄名某人試即下太史局擇日報内侍省着官一員充監

門前一日學士宿院進策題俟內批依次早乃引試

支左藏庫錢三十緡充餐錢試畢錄策題并試卷依

紹興元年指揮用諮報封送尚書省然後取旨除授

中間館職多不試紹興三十年司諫何通遠溥以為

言太上欲復故事而人頗憚試首名朱熙載等次名

劉儀鳳等皆辭不就太上諭湯丞相思退等擇二人

必令試且云蘇軾中制科猶試況餘人乎于是以予

及同年程泰之大昌應詔具宣上旨乃不敢辭已而

太上欲除校書郎或謂過江選人無此例止除正字

乾道六年九月予以秘書少監寓直翰苑發策試王

仲衡希呂嘗賦詩寄程同年云當年給札踏金鑾重

到依然九月寒學士策詢學士策館職亦合呼學士秘書官

試秘書官自憐綠鬢非前度尚喜青衫總一般時予服綠

寄語浙東程閣老程時為浙東提刑兼權帥事亦嘗暫直翰苑莫矜紅旆

笑儒酸程荅詩末句云有底滑稽堪羨處金蓮燭底

語窮酸始予庚辰九月與程同試兩人名皆有大字

明年試蔣芾芮曄姓名俱連草頭又明年試王東里程千里名連里字頻歲偶爾亦可書也按祖宗朝館職者指昭文集賢史館之職也在内多升修注出外則為帶職凡轉官奏補恩數皆厚故難其選必試而後除亦以限止無能之人自神宗罷館職止是秘書省官與其他職事官無異不當尚循館職之名况狀元不試餘人多徑除著作丞郎所試者校書正字而已舊制云試前一日學士宿院故元祐中蘇文忠公

與鄧文惠公（温伯）各進策題禁中㸃用文忠所作及予與程同試時學士洪景嚴兵部尚書兼權學士楊元老（椿）亦並入至是予與鄭仲益同直鄭為長官典故浸移乃始輪入不敢强之其後予直丙申二月名試許蒼野遂修故事約程元成（叔達）並入策題則輪撰

隆興初上用真宗故事輪講筵學士院官直宿禁林每夕兩員以備宣引咨訪往往賜酒留欵其後以兩人

難留名若同名則議論難盡止命一員進宿自後益
遴其選或國忌妨行香若有故員少及大暑皆權免
間遇除授宣鎖講筵官巳入直率閤命蒼黄而出至
有不及伺候從吏借馬于内諸司者或偶值本院官
直宿遂留鎖院若大除拜當有錫賜則不係當日與
否往往特宣云每直兩日謂之頭直末直
紹興辛巳明堂禮成以元顔亮背盟十月四日詔今次
明堂大禮合加恩臣僚權宜不鎖院不宣麻止降制

給告並免辭免候事定日依舊隆興二年遇事改卜郊乾道三年冬雷罷二相皆未暇舉行乾道六年某始奏復舊制

内制名色不一儤直時或未詳其體式故凡詞頭之小者院吏必以片紙録舊作于前謂之屏風兒予嘗跋王岐公蘇文定公誥草及謝表備言之至今不廢蓋其來久矣國初陶穀謂一生依本畫葫蘆殆謂是邪

凡鎖院或親被旨或受熟狀本院即關閤門今月某日

有鎖院事閤門得之即關報御史臺集文臣職事官承務郎釐務官通直郎以上明日赴文德殿聽麻宰相樞密皆不往惟輪參知政事一員押麻麻卷自內出閤門啟御封兩吏對展宣贊舍人南面搢笏叉手大聲摘首尾詞及階位姓名下數句并所除之官而讀之不盡宣也聽訖知閤門官以授參政改付中書吏百官不拜而退若大詔令及册后之類則宰執文武百僚俱入文亦盡讀拜舞然後退

禁中以鎖院為重淳熙三年慶壽赦凡降麻官合加恩者用辛巳明堂例鎖院宣制仍勿辭免九月三日中書進熟狀王愷恩一作恩平郡王璩永陽郡王居廣並加食邑食實封只乞降付院草制内夫人失于詳閱宣鎖程直院是夜進草明日告廷如式又明日内批付客院典字直筆吴慶慶降充紫霞帔不令供職主管大内公事慶國淑懿夫人劉從信降兩字夫人蓋懲其誤也

凡非時宣名院官侍從以下及外官而内外者同紫窄衫絲絢行入殿廊有小黄門来導至便坐上服紅半臂忌前用黄黄門賛拜揖升殿奏對訖上曰且坐先已設小杌子得旨則側身虚揖而坐將退黄門賛云宣坐賜茶於是中宫進御前者忠佐授臣僚者賜酒亦然所用盃不同侑以果實一飣具器分大小若二府則黄門雙導上亦服窄衫窄相樞使坐髙杌子執政紫團坐而低賜茶酒亦如之或曲宴則酒五行亦或加多海盃賜食初

無定制

中興後凡除拜節鉞以上多由中書進熟狀院吏云鎖中左者文臣也右選者武臣也逐房臨時呼院吏取索是以知之惟草后妃太子宰相麻則不容知快行數十輩來宣召云鎖小殿子既至便殿上服帽帶諭以除授之意御前列金器如硯匣壓尺筆格糊版水滴之屬幾二百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隆興初猶用此例乾道以後止設常筆硯而已退則有旨打造不

及例賜牌子金百兩立后升儲倍之

凡除拜加恩官在都下者既宣麻而院吏私錄本走報

希覬贈遺初無公移也而被受之官辭免者多云準

學士院報麻除授云云此非典故不應相承以為例

奬諭臣僚或降詔或勑書院中自有定式近歲如大理

獄空及監司守臣有勞蹟若是庶僚皆合降勑書三

省樞密院往往誤批降詔院吏隨所得旨而行不敢

止也

翰苑印以翰林院學士印六字為文背鐫景德二年少府監鑄上兩字微刓自南渡後百司印無此久者尚書六曹惟禮部印是舊物然亦元豐改官制後所鑄蓋文書稍簡故不刓耳

紹興辛巳五月詔學士院權寓皇城司而以院為欽宗几筵殿終制復舊

學士院舊號北門今在行宮和寧門內蓋沿北門之制地迫皇城極為窄隘汪尚書應辰兼權學士時上屢

令增葺竟以無地步而輟廳後即堂緣近歲院官止

二員故分東分西兩閣中有小龜頭榜曰摛文堂蓋

在京徽宗因廣直廬御書以賜强承旨淵明今乃汪

彦章內翰藻所篆太上又嘗書玉堂二字賜學士周

茂振麟之刻石廳上

東閤窻下甃小池久無雨則涸傍植金沙月桂之屬又

有海棠郁李玉繡毬各一株西偏植金橘逼城根株

不能大花開時香滿院結實雖小而甘浙中未易得

也淳熙己亥夏侍講兵部尚書兼給事中王仲衡入
直示兩絶句云玉堂晝永暑風微㪅㪅飛花點小池
徙倚幽欄憑問訊夏鶯飛出萬年枝小池倒影弄餘
輝照耀虛簷極出奇木杪不鳴風力軟鬬萍翻蕊有
魚嬉子次韻云東省南宮切太微夔龍行集鳳凰池
更哦殿閣薫風句坐覺微涼生桂枝紫禁同依日月
輝蒼顔獨愧羽毛奇水如明鏡雖堪俯笑汝皇皇誰
肯嬉子嘗發策試仲衡至是同為八座俱在講筵唱

酬頗多是詩及院中景物故記于此

朝殿日皇太子宰相親王使相參政各有朱衣吏二人自下馬處前導至殿門樞密使恩數依宰臣者同若知院及副樞簽書則紫衣

此外惟翰林學士有之又禁門内許以茶鐐擔子自隨與執政等

車駕將出孟享或過宫則應奉官及侍從以上朝於後殿宰執有奏事侍從先退例過玉堂少憩若值冬至元正則團拜堂上俟駕過就院門外上馬以從

南渡以來朝臣遇節序賜予多權停今經筵寒食重五冬至尚賜節料錢酒其他侍從則三大節客省簽賜羊酒米麵而學士院官若侍從以上兼領自從本官𢦤庻僚權直院獨三伏賜米一擔時果五品品纔一楪亦因與經筵官輪宿而得之書局有中官承受凡過時節例賜茶酒學士院無成受故也淳熙乙未初伏某以待制侍講經筵賜流香酒四斗後二年減半時果七楪氷一擔視庻官值院為稍增以短表謝支快行家食錢三千又折酒錢三

百別賜氷一擔翰林司闕子云限日下支不許次日支食錢一千葢侍從所得者

十月旦賜錦襖子學士觀察使簇四金鵰賜尚書執政八搭暈錦宰臣使相天下樂例從左帑封支不得以臨期隨品色假為領袖施之朝服三日而止識者非之予自翰苑遷八座巳亥十月值從駕恭謝景靈宫兵部尚書王仲衡未逹朝議第用市錦予告之故計無所出予輟所服予之而馳取舊𦈢金鵰者自用曁追

班閤門吏魁趙軫與其徒顧予誶語予悟其意呼而告以雖班尚書猶兼翰林學士故可含高從卑軫等愧謝而退

渡江後每遇開講罷講臨安治具宴侍講讀修注官紹興三十二年冬予為左史趙清卿子潚知臨安初獻議盡罷百司饋送及所供飲饌時洪景嚴以内翰兼侍讀開講日學士院自置酒五行自後遂為例乾道六年予與鄭仲益兼侍講是秋開講鄭主席謂予亦

院官當與其事予但簽書拈客之目而以不兼講讀
不赴坐時胡邦衡銓以工侍兼侍講坐中賦覃字韻
詩見及予次其韻有云寓直敢同東道主蓋謂是也
翰林學士初上舊制勑設甚盛中與後不復舉行予直
院時除王日嚴為學士院中支餐錢具五杯而已
故事大宴每於是日則學士院為館閣官具食蓋祖宗
時内外制官無不自三館出館中之人往往前日僚
友之舊道義之交不專以勢利高下為心故每于是

日小集從容談笑也近時具食雖如故乃設于學士院門幕次内益未嘗見玉堂主人也竊意前輩不爾淳化中太宗以飛白玉堂等四字賜翰林而學士承旨蘇易簡會兩制于玉堂直秘閣潘謹修與焉畧可見也已上乃近世程致道修麟臺故事所記乾道七年天中節賁院賜齋筵予時以少蓬兼内直乃督院吏治具吏白厨庫之錢兼近已不講予曰故事既難廢况予身貳秘書而罷此禮乎命如故例然不過盤

飧之類爾

某久在翰苑獨員之日常多牽數月輙丐去上必批降

詔不允院吏申省乞時暫差官撰述乃委中書舍人

如此再三遂爲定例徑封奏劄付中書後省

數年來上數令薦詞臣爲代明示大用意某每退避戊

戌九月丁丑御藥院傳旨問近例院官有無三員者

吏具上初政承旨洪遵學士史浩直院劉珙又問紹

興間故事吏復具八年曾開列龍如淵皆爲直院而

名孫近承旨三十一年何溥為學士丙寅允文劉珙並直院後旬餘崔大雅服闋還朝上曰卿來適其時遂再兼權直十月復增莫子齊濟尋卒其後繼增趙大本彥中熊子復克子遂叅預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六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七　二老堂詩話上

宋　周必大　撰

陶淵明山海經詩

江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漢曾紘謂靖節讀山海經詩其一篇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貫按山海經有云刑天獸名口銜干戚而舞以此句爲刑天舞干戚因筆畫相近五字皆訛岑穰晁詠之

撫掌稱善予謂紘説固美然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終始記夸父則此篇恐專説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形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晨距一本作詎可待何預干戚之猛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卷復襲紘意以為已説皆誤矣

東坡立名

白樂天為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

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

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葢其

文章皆主詞達而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

着大畧相似謫居黄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

州之作也

王禹偁不知貢舉

小說多妄其來久矣王壺清話云王禹偁自知制誥出

知黄州蘇易簡牓下於孫何等進士三百餘人奏曰禹

偁禁林宿儒累為遷客臣欲令牓下諸生郊送奏可禹
偁作詩謝之云綴行相送我何榮老鶴乘軒愧谷鶯三
入承明不知舉看人門下放諸生予年十六七時嘗以
歲月推之孫何牓乃淳化三年歲在壬辰明年癸巳易
簡遷參政是時禹偁謫行外未歸又明年甲午方再為
知制誥至道乙未遷內翰五月出知滁州非放進士時
三年丁酉復名知制誥咸平元年戊戌十二月罷知黃
州二年已亥放進士孫暨等七十一人非三百人也且

易簡已為執政而死其妄甚明然予頗自疑此詩或為他日之讖其後隆興癸未予為起居郎兼中書舍人值省試本擬同知貢舉屬壽皇銳意幸金陵便欲進發留予從駕不果差乾道壬辰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適當貢舉在朝關出身從官而虞并甫為相雅不欲用予時方遣泛使奏留予撰國書命翰林王曮知舉中書舍人趙雄同知此外唯沈夏有出身以工侍兼臨安既不可差乃趣召李衡為侍御史云試院無言事官則不肅

鎖院纔旬日趙雄丁母憂亦不復補差淳熙戊戌春予為翰林學士上已㸃定而趙温叔為相密奏云殿試臨軒當用天子私人主文今省試是禮部事乃就下差權禮部尚書范成大雖一時各有意其實三入不知舉之讖先定矣

劉禹錫淮陰行

簇簇淮陰市竹樓緣岸上好日起檣竿烏飛鷩五兩今日轉船頭金烏指西北煙波與春草千里同一色船頭

大銅環摩挲光陣陣早晚使風來沙頭一眼認何物令儂羨羨卽船尾燕銜泥趂檣竿宿食長相見隅浦望行船頭昂尾憶憶無奈脫菜時清淮春浪軟黄魯直云淮陰行情詞殊嚴語氣尤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爲之皆不入此律也唯無奈脫菜時不可觧當待博物洽聞者説也予嘗見古本作挑菜時東坡惠州新年詩云水生挑菜渚恐用此字

唐酒價

昔人應急謂唐之酒價每斗三百引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爲證然白樂天爲河南尹自勸絶句云憶昔羈貧應舉年脫衣典酒曲江邉一十一斗猶賒飲何况官供不著錢又古詩亦有金樽美酒斗十千之句大抵詩人一時用事未必實價也

白樂天詩

白樂天集第二十五卷宴散詩云小宴追涼散平橋步月廻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殘暑蟬催盡新秋雁欲

来將何迎驕興臨卧舉殘盃此詩殊未覩富貴氣象第二聯偶經晏元獻公拈出乃迥然不同

杜荀鶴事

池陽集載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娠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後生子即荀鶴也此事人罕知予過池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喜唐風集

荀鶴詩集名唐風　今悟樊川是父師

光武廟左衽

錢塘陳益字仲理進士入官淳熙間嘗為奉使金國屬官過滹沱光武廟塑像左袵有詩云早知為左袵悔不聽臧宫意亦可取

康與之重九詞

慶元丙辰重九風雨中七凡約登高於神岡西臺因記康與之作高宗時謔詞云重陽日四面雨垂垂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路上水平臍渰浸倒東籬　茱萸胖黄菊濕蘸蘸落帽孟嘉尋箬笠漉巾陶令買簑衣都道不

如歸為之一笑與之自語人云末句或傳兩箇一身泥非也

杜詩元日至人日

杜詩云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蓋此七日之間須有兩三日陰不必皆晴疑子美紀實耳洪興祖引東方朔占書謂歲後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主物育陰則災天寶之亂人物俱災故子美云爾信如此說穀乃一歲之本何畧之也

木芙蓉詩

唐人裒劉禹錫嘉話云進士陳標詠黄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予常語客花多因取輕於人何憎嫌之有因論木芙蓉全似芍藥但恨無兩平字易牡丹寧欲改此句作得人輕處只緣多衆以為善且謂移芍藥二字在首句則可矣予以失全句為疑或云本草芍藥一名餘容因綴一絶云花如人面映秋波拒傲清霜色更和能共餘容爭幾許得人輕處只緣多

白樂天和錢學士白牡丹詩云唐昌玉蘂花攀玩衆所爭折來比顏色一種如瑶瓊彼因稀見貴此以多為輕固知輕字為勝

辨人生如寄出處

蘇文忠公詩文少重複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數處用雖和陶詩亦及之葢有感于斯言此句本起魏文帝樂府厥後高僧傳載王羲之與支道林書祖其語爾朱翌新仲猗覺寮雜志乃引高僧傳及南齊劉善明似未記魏

樂府予為太和蕭人傑秀才作如寄齋記引文忠公詩甚詳

報班齊

歐公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齊班或疑其不然今朝殿爭門者往往隨仗而入及在廷排立既定駕將御殿閤門持牙牌刻班齊二字候班齊小黃門接入上先坐後幄黃門復出揚聲云人齊未行門當頭者應云人齊上即出方轉照壁衛士即鳴鞭然此乃是駕

出時常日則不同

朱希真出處

朱敦儒字希真洛陽人紹聖諫官勃之孫靖康亂離避地自江西走二廣紹興二年詔廣西宣諭明槖訪求山林不仕賢者槖薦希真深達治體有經世之才靜退無競安于貧賤嘗三名不起特補廸功郎後賜出身歴館職郎官出爲浙東提刑致仕居嘉禾詩詞獨步一世秦丞相晚用其子某爲删定官欲令希真教秦伯陽作詩

遂落致仕除鴻臚少卿盖久廢之官也或作詩云少室山人久掛冠不知何事到長安如今縱插梅花醉未必王侯着眼看盖希真舊嘗為鷓鴣天云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慢帶踈狂曾批給露支風勅累奏留雲借月章詩萬首酒千觴幾曾着眼看侯王玉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住洛陽最膾炙人口故以此譏之淳熙間沅州教授湯岩起刊詩海遺珠所書甚畧而云蜀人或橫詩也未幾秦丞相薦希真亦遣臺評高宗曰此人朕用

槖薦以隱逸命官置在館閣豈有始恬退晩奔競耶其

希真老愛其子而畏避竄逐不敢不起識者憐之

唐藩鎮官屬入局

杜子美為劍南參謀遣悶呈嚴鄭公詩云束縛酬知已

蹉跎効小忠又云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尋别

業未敢息微躬韓退之為武寧節度使推官上張僕射

書云使院故事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輙不許出抑

而行之必發狂疾乃知唐制藩鎮之屬皆晨入昏歸亦

自少暇如牛僧孺待杜牧固不以常禮也（後見洪邁容齋續筆第一卷所引與此同）

論詩雅頌

揚子法言曰正考甫常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蓋尹吉甫能作崧高烝民等詩以美宣王故正考甫晞之而作商頌是則揚子以閟宮之頌為奚斯所作矣班孟堅王文考為賦序皆有奚斯頌魯僖之言蓋本諸揚子也學者謂閟宮但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而

無作頌之文遂疑揚子為誤以予觀之奚斯既以公命作廟又自陳詩歸美其君故八章之中上自姜嫄后稷下逮魯公魯侯備極稱頌至末章始言作廟之功亦不為過只如崧高詩亦云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吉甫固嘗自稱美矣何獨於奚斯而疑之揚子之言必有所據

後見洪邁容齋續筆第一卷亦以為相承之誤非也

顯仁皇后挽詩

湯岐公思退在相位作顯仁皇后挽詩云虞妃從梧野

啟母祔稽山無一閒字蓋顯仁初以賢妃從徽宗北狩其後祔徽宗葬會稽之永祐陵虞妃謂徽宗也啟母謂高宗也用事可謂的切高宗山陵予進挽詩取法焉其云生平同藝祖謂創業中興之主皆丁亥生也慶壽似慈寧謂母子皆嘗慶八十也然不若岐公之工

陸務觀説東坡三詩

陸務觀云王性之謂蘇子瞻作王莽譏介甫云入手功名事事新又詠董卓云公業平時勸用儒諸公何事起

相圖只言世上無健者豈信車中有布乎蓋譏介甫黨爭市易事自相叛也車中有布借呂布以指惠卿姓曾布名其親切如此又云曾吉甫侍郎藏子瞻和錢穆父詩真本所謂大筆推君西漢手一言眞我二劉間者其自注云穆父嘗草某荅詔以歆向見喻故有此句而廣川董彥遠待制乃譏子瞻不當用高光事過矣

山谷哭宗室公壽詩

與務觀同作劉信叔太尉挽詞予誦曾直哭宗室公壽

詩云昔在熈寧日葮莩接貴游題詩奉先寺横笛寶津樓天網恢中夏㣲筵禁列侯但聞劉子政頭白更清修意深語到可見宗室前肆後拘氣象務觀云韓子蒼常見魯直真跡第三聯改云屬舉左官律不通宗室侯以此為勝而曽吉甫獨取前作

南北聲音

四方聲音不同形於詩歌往往多礙其來久矣如北方以行為形故列子直以太行山為太形又如居姫與以

高俄等音居音古今文士皆作協韻雖釋文亦然禮記何居注云居音姬列子何姬郤注云音居其詩文與以吕絫之類尤多近世士大夫頗笑閩人作賦協韻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殊不知蘇子由蜀人也文集第一卷嚴碑長韻磨訛高豪何曹何戈亦相間而用云

記夢

予少年嘗夢至人家其書室為叢竹所蔽殊不開奥堂下皆古柳鵶噪不止夢中作詩云竹多翻障月木老只

啼烏意謂竹本清虛延貯風月今反窒塞如此種木不棲鸞鳳徒能集烏以聒耳似譏其主人也後數年為金陵教官初入廨舍則廳下及門外古栁參天鴉鳴竟日廳傍小書室叢竹蔽虧恍如所夢

皇甫湜詩

劉貢父詩話錄云皇甫湜詩無聞韓退之有讀公安詩譏其掎摭糞壤間又韓集雖有次韻湜陸渾山火之篇而湜詩俱不傳予嘗得湜永州祁陽元次山唐亭詩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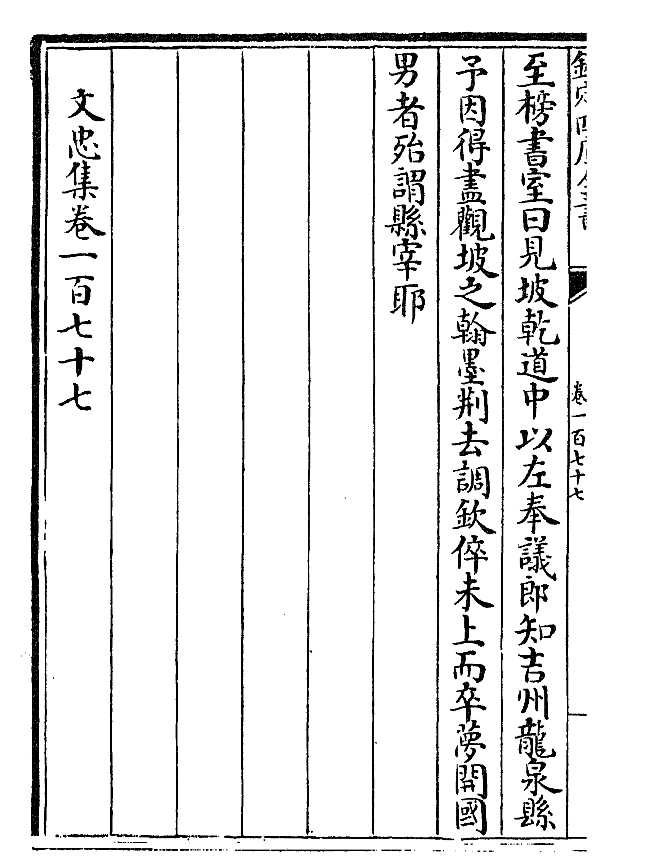
題云侍御史内供奉皇甫湜其詩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于指叙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于諸作者閒拔戟成一隊中行蘇預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髙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間為物莫與大先生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屏立衙前溪口啼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賴後見洪邁容齋隨筆亦載此詩謂風格無可采非也

老人十拗

朱新中郵川志載郭功父老人十拗詩謂不記近事記得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睡不肯坐多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兒子不惜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暖不出寒即出丁巳歲予年七十二目視昏花耳中無時不作風雨聲而實雨却不聞因補一聯云夜雨稀聞聞耳雨春花微見見空花是亦兩拗也嘗錄寄朱元晦朱大以為然請予足成之遂貼兩句云佗日自矜盲宰相今復癡聾作富家

記趙夢得事

廣西有趙夢得處于海上東坡謫儋耳時每為致中州家問坡嘗題其澄邁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仍録陶淵明杜子美詩及舊作數十紙與之夢得以綾絹求書坡荅曰幣帛不為服章而以書字上帝所禁又有帖云舊藏龍焙請来共嘗蓋飲非其人茶有語閉門獨啜心有愧真佳句也後趙君子婦將産夢有題開國男来謁者生子名之曰荆而字夢授紹興末登科豐厚夷雅所



至榜書室曰見坡乾道中以左奉議郎知吉州龍泉縣予因得盡觀坡之翰墨判去調欽倅未上而卒夢聞國男者殆謂縣宰耶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七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八　二老堂詩話下

宋　周必大　撰

記東坡烏臺詩案

元豐己未東坡坐作詩謗訕追赴御史獄當時所供詩案今已印行所謂烏臺詩話是也靖康丁未歳臺吏隨駕挈真案至維揚張全真參政時為中丞南渡取而藏之後張丞相德遠為全真作墓誌諸子以其半遺德遠

充潤筆其半猶存全真家子嘗借觀皆坡親筆凡有塗改即押字于下而用臺印蘇子容丞相元豐戊戌歲尹開封治陳世儒獄言者誣以寛縱請求是秋亦自濠州攝赴臺獄嘗賦詩十四篇今在集中序云子瞻先已被繫予晝居三院東閣而子瞻在知雜南廡才隔一垣其詩云遥憐北户吴興守詬辱通宵不忍聞注謂所劾歌詩有非所宜言頗聞鐫詰之語

辨歐陽公用金帶事

杜工部詩屢及銀章歐陽文忠公詩數言金帶此亦常事後來士大夫多以不仕為曠達又因前輩偶謂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為未是富貴小說遂云永叔這條金帶幾次道着予謂近世遇往凌雲視官職如韁鎖誰如東坡然送陳睦詩云君亦老嫌金帶重望湖樓詞云不堪金帶垂腰豈害其為達耶

李石霜月詩

唐李義山霜月絶句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鬬嬋

娟本朝石曼卿云素娥青女元無匹霜月亭亭各自愁意相反而句皆工

陶杜酒詩

陶淵明詩酒能消百慮杜子美詩一酌散千憂皆得趣之句也

韓杜自比稷契

子美詩自比稷與契退之詩云事業窺稷契子美未免儒者大言退之實欲踐之也

蘇頲九日侍宴應制詩

予編校文苑英華如詩中數字異同固不足怪至蘇頲九日侍宴應制得時字韻詩頲集與英華略同首句嘉會宜長日而世歲時雜詠作并數登高日第二句高游順動時雜詠作延齡命賞時第三句曉光雲半洗雜詠作宸遊天上轉第四句晴色雨餘滋雜詠作秋物雨來滋第五句降鶴因韶徳雜詠作承仙馭第六句吹花入御詞雜詠作睿詞後一聯云願陪陽數節億萬九秋期

雜詠作徵臣復何幸長得奉恩私竊意雜詠乃傳書錄當時之本其後編集八句皆有改定文苑因從之耳杜甫云新詩改罷自長吟信乎不厭雕琢也

東坡寒碧軒詩

蘇文忠公詩初若豪邁天成其實關鍵甚密再來杭州作壽星院寒碧軒詩句句切題而未嘗拘其云清風肅肅搖窗扉窗前脩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沾人衣寒碧各在其中第五句曰高山蟬抱葉響頗

似無意而杜詩云抱葉寒蟬靜併葉言之寒碧亦在其中矣人靜翠羽穿林飛固不待言末句却説破道人絶粒對寒碧為問鶴骨何縁肥其妙如此

金鎖甲

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段云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有雨抛金鎖甲苔卧緑沉鎗之句言甲抛於雨為金所鎖鎗卧於苔為緑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余讀薛氏補遺乃以緑沉為精鐵謂隋文帝賜張大淵以緑沉之

甲是也不知金鎖當是何物後又讀趙德麟侯鯖録謂緑沉為竹乃引陸氏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緑沉森杳冥此尤可笑已上皆紫芝之語予按苻堅使能謏造金銀細鎧金為綫以緤之蔡琰詩云金甲耀日光至今謂甲之精細者為鎖子甲言其相銜之密也紫芝之工詩而詩話百篇疎失如此何耶緑沉為精鐵則不待辨矣

筍蕣詩用斤賣事

紫芝又云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此髙力士詩也魯

直作食筍詩云尚想高將軍五谿無人採是也張文潛

作薺羮詩乃云論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嘗

慕藜羮最精好固應加糝愧吾原則是高將軍所作乃

薺詩耳非筍詩也二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知其

因予按二詩各因筍薺而借用作斤賣之句初非用事

不同紫芝何其拘也

綻葩二字

紫芝末篇又云今日校讎國集適此兩卷皆公在宣城

時詩某爲兒時先人以公真藁指示某是時已能成誦今日讀之如見數十年前故人終是而熟但句中時有與昔時所見不同者必是痛遭俗人改易爾如病起一詩云病来久不上層臺謂宣城疊嶂雙溪也窓有蜘蛛徑有苔多少山茶梅子樹未開齊待主人来此篇最爲竒絶今乃改云爲報園花莫惆悵故教太守及春来非特意脉不倫然亦是何等語又如桃櫻欲破紅改作綻紅梅粉初墜素改作梅萼殊不知綻萼二字是世間第一等惡字

豈可令入詩来又喜雨晴詩云豐穰未可期瘦瘵何日起乃易瘦瘵為瘦饑若當時果用瘦饑二字則此老大段窘也予謂紫芝之論俗子改易張文潛詩是也至引櫻桃欲破紅謂不應改破作綻梅粉不應改作葩云是惡字豈可入詩然則紅綻雨肥梅不應見杜子美詩詩正而葩不應見韓退之進學解天葩無根長在目不應見歐陽永叔長篇況古今詩人亦多用之豈可如此論詩耶

論縹緲二字

自唐文士詩詞多用縹眇二字本朝蘇文忠公亦數用之其後蜀中大字本改作縹緲蓋韻書未見眇字爾或改作渺字未知孰是予校正文苑英華姑仍其舊而注此說于下

米元章無量老人詩句

予家有米元章書長壽庵三字後題兩句人是西方無量佛壽如南極老人星不知古人詩句或元章自作也

程祁陳從古梅花詩

政和中廬陵太守程祁學有淵源尤工詩在郡六年郡人段子冲字謙叔學問過人自號潛叟郡以遺逸八行薦力辭與程唱酬梅花絶句展轉千首識者已難其博逈歲有同年陳從古字希顔裒古今梅花詩八百篇一一次韻其自序云在漢晉未之或聞自宋鮑照以下僅得十七人共二十一首唐詩人最盛杜少陵纔二首白樂天四首元微之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各一

首其餘不過一二如李翰林韋蘇州孟東野皮日休諸人則又寂無一篇至本朝方盛行而予日積月累酬和及千篇云

記舒州司空山李太白詩

司空山在舒州太湖縣界初經重報寺過馬玉河至金輪院有僧本淨肉身塔及原闕葉蓮花池連理山茶白塔院乃上山至本淨坐禪巖精巧天成中途斷崖絕壁傍臨萬仞號牛背石宗室善修者言石如劍脊中起側

足覆身而過危險之甚度此步步皆佳上有一寺及李
太白書堂一峰玉立有太白瀑布詩云斷岩如削瓜嵐
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赤文字落落
不可讀攝衣凌青霄松風吹我足予兄子中守舒日得
此於宗室公霞令胡仔漁隱叢話載蔡絛西清詩話不
言此山但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畧云斷崖如削
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勑文字
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霞條

脫㧞我飲胡麻既誤以斷岩為斷崖與第二句相重赤文作敕文落落作世眼攝衣作攝身皆淺近與前句大相遠當塗太白集本元無此詩因子中錄寄郡守遂刻於後然皆從蔡條誤本子中爭之不從僅能改敕為赤而已

辨杜詩閑般闌韻

世言杜子美詩兩押閑字不避家諱故留夜晏詩臨欋卜夜閑七言詩曾閃朱旗北斗閑俗傳孫觀杜詩押韻

亦用二字其實非也卞圜杜詩本云留懽上夜闌蓋有投轄之意卜字似上字閑字似闌字而不知者或改作夜闌又不在韻卞氏本妙不可言北斗閑者蓋漢書有朱旗絳天今杜詩既云曾閃朱旗則是因朱旗絳天斗色亦赤本是殷字於斤切盛也又於顏切紅色也故音雖不同而字則一體是時宣祖正諱殷字故改作閑全無義理今既祧廟不諱所謂曾閃朱旗北斗殷又何疑焉

戲舉詩對

乾道七年秋予為禮部侍郎一時長貳每會食多戲舉詩對或云薔薇刺刺花奴手刺刺皆从聲人每難對予云鴻雁行行音杭鳥跡書又云半夏禹餘糧借雨為禹涼為糧也宜以何對予云長春佛見笑蓋藥名及花名也吏部張津子問侍郎因云此雖對耳更有通俗之句如往年胡銓邦衡多髯初除吏部郎官或以胡銓髯吏部為戲莫能對者是時姚憲令則以司農少卿兼權户侍

在坐子謂令則君嘗為浙憲豈復遠使欲借以赴對云姚憲遠提刑𣜕借姚為遥也坐皆大笑淳熈六年吏部尚書兼侍講程大昌泰之講筵退入部同官問今日講何經泰之云尚書彧又曰尚書講尚書亦詩句也屬予對之予曰行者留行者坐中復大笑

紅綾白紵詩

唐薛能詩云莫欺闗落殘牙齒曽喫紅綾餅餤来記新進士時事也王禹偁賀人及第詩云利市襴衫抛白紵

風流名紙寫紅牋予嘗以二事為一聯云襴衫抛白紵餠餤喫紅綾似是的對葉夢得石林避暑録紅綾餠餤為盧延讓詩

一麾出守

顔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後人誤用一麾出守事以為起于杜牧之自云獨把一麾江海去實用旌麾之麾未必本之顔詩後人因此二字自誤用顔詩耳

記法慧寺門詩

紹興十年六月一日甲辰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監修國史秦檜劄子奏
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
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國達蘭自講和割地
之議故賛陛下取河南故疆旣而烏珠戕其叔達蘭監
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賛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今烏
珠變和議果矣臣請為陛下先至江上諭諸路帥同力
招討陛下相次勞軍如漢高祖以馬上定天下不寧厥

居為社稷宗廟決策於今日臣言如不可行即乞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臣無任懇切之至有旨依奏右張㠯代作㠯元任司勲員外郎五月除起居舍人八月除中書舍人當時朝士大夫法慧寺門云商湯為太甲孔聖作周任蓋誤以伊尹告太甲為相湯而論語載孔子引周任之言今直以為孔聖也

辨歐陽公釋奠詩

歐陽文忠公外集有早赴府學釋奠詩蓋任留守推官

陪錢惟演行禮時也諸處本皆如此寫汪逵云省題詩集只云釋奠却注作國子監試題葢惟演止是使相詩中不應云行祠漢丞相直俎豆兼三代及首善自西京語皆有嫌疑專指漢事非惟演也當從省題子答云省題所印如秋獮之類乃官中試題至於釋奠似太平易況諸本元有早赴府學二字書坊傳會勦之耳其云昔齒公卿胄嘗聞絃誦聲豈舉業當用乎所謂漢丞相乃詩句偶然如唐卿周士之類何必拘泥且漢時釋奠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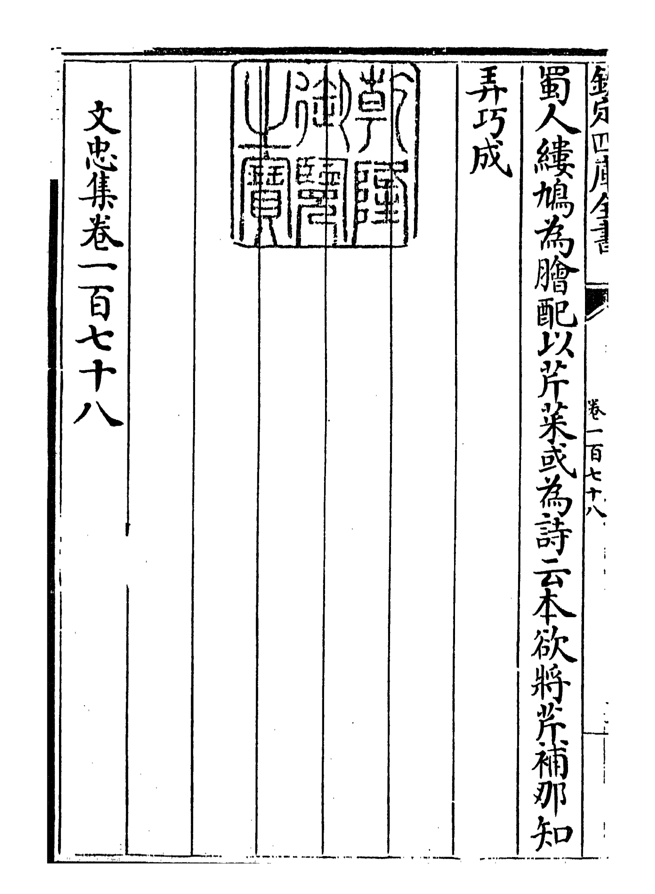
預丞相耶今公外集第二卷書懷感事寄梅聖俞云丞
相忽南遷送之伊水頭此惟演落平章事移鄧州時亦
呼丞相外集十四卷送河南户曹楊子聰序云居一歲
相國彭城公薦之彭城惟演所封郡是又呼為相國按
唐白樂天集第五十八卷論節度使王鍔除平章事云
伏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合
輕授鍔非清望又無大功深為不可此是唐使相亦謂
之宰相故有繫銜大勅之後者兹乃丞相相國宰相三

者在使相皆可稱呼之明證逺號博洽故著此以示後學

王十李三

紹興二十七年御試進士四百三十六人溫州王十朋為之首其鄉人吳已正末綴將奏狀元則福州李三英例賜出身附名正奏之後已正有詩舉頭不忍看王十回首猶欣見李三

鳩芹詩



蜀人縷鳩為膾配以芹菜或為詩云本欲將芹補那知弄巧成

文忠集卷一百七十八